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八十八回 迷途忽聞奸殺案 深宵瞥見鬼魂來

卻說洞賓被二郎神一足，踢入半空，只覺身子虛飄飄地，在那濃雲密霧之中，晃蕩蕩地落將下來，約有半頓飯的時候，方才腳踏地上。睜眼凝神，四面一望，身子立在山巔之上，峰巒秀媚，林壑幽深。雖在深夜之中，憑他一雙慧眼，瞧得清清楚楚，是一座大好山林。心中想想，卻也好笑。自己從出家至今，先被鶴童一丟，如今又被二郎一踢，一個身子好似皮球一般，由著人家拋來擲去，自己做不得一點主意。而且身在何處？是何境界？兩次都不曾明白。第一次問了那個管家，才曉得是到了夏口。如今卻被拋落到高山之上，月黑星稀，山深林密，一時卻從哪裡去找個人來請問一下。想了一會兒，自己說道：「不管他，我只在此打坐一夜。到了天光，卻再找尋出路，也不想人送我過江了。如今二郎神爺已經下凡，想是月老去請來的。哮天犬既然在他身邊，諒來不得再去尋那王家小姐。我的責任也可算完結了。我在夏口，本來沒甚麼大事，何必呆守鶴童的話，等人送我過江呢？萬一這孩子開我的玩笑，有心捉弄我一下，豈不是上他的當？但不知二郎這一腳，把我踢得多麼遠？去廬山可是順路，抑或越踢越遠，把我弄在邊遠煙瘴，人跡不到之處，那才糟得不可名狀了。」想到這裡，不覺自己呸了一聲，笑道：「出家人哪有這等顧慮？如此胡思亂想，又要給嫦娥笑話了。」於是找塊山石兒，盤膝危坐，運了一回玄功。

天色已是黎明，忽聽樹林子裡，一陣小孩玩笑之聲，心中大奇，慌即立起身來，循聲緩緩地踱將過去。果然見著三四個鄉村孩子，有男有女，混在一處，玩得好不起勁。洞賓想道：「看這情形，山下必有人煙，不如先把孩子們拉來，探問他們一句，曉得了所在之地，我這路程便好確定了。」於是信步而前，立在一棵樹下，看他們玩了一會兒。孩子們也瞧見了他。大家停止了玩，詫異道：「這大清早，從哪裡跑出個道人來？」一個女孩笑道：「這道人好像不是本地人吧？」一男孩問道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女孩笑道：「我家叔叔不也是做法師的？他常常和一班道人出去做法事打醮。我怎麼不認識他們？就沒有見過這個道士。再則，此地的道士，也和我們種田人一樣，一個個生得黑而且粗，怎如這道人白又俊，又好玩兒。」此言一出，惹得洞賓禁不住要笑出來。只見頭先那個男孩子笑道：「哦，你倒喜歡這個道士麼？本來你倆的年紀也差不多。你今年□一歲，看他也不過比我大得兩三歲，至多□五六歲罷了。今兒天賜良緣，清早碰在一處，可見你倆正好配得夫妻。待我來替你做媒好麼？」女孩子年紀雖小，卻也知道不好意思，面上一紅，指著那男孩子大罵起來。還有幾個孩子，也都跟著拍手胡鬧。

洞賓見他們如此相謔，心中又笑又氣，又覺得不大好去探問他們，只得呆怔怔地立著。再看了一會兒，誰知女孩因說不過眾人，便哭將起來。眾孩都大笑道：「小金子哭了，等他媽得知了，該說我欺侮他女兒了。我們快回去吧。」說罷，亂烘烘地一起散了。只剩下那女孩子還坐在草地上，抽抽噎噎地哭個不停。洞賓見沒什麼人了，先向女孩子盯了一眼，不覺吃了一驚。自己暗想：「這等荒山之中，怎麼有這般清秀出塵的女孩子？看他的長相兒，雖然不怎麼樣特別過人，然而這一副秀雅的面龐，配上一身清奇的骨格，照道家說來，分明便是仙骨仙風。怪不得人說廬山為天下名勝之區，地靈人傑，就是鄉村孩子，也有這等人才。我倒不要錯過，要仔細調查他一番才好。」定了主意，方才走過去，勸道：「小姑娘，別哭，別哭，他們和你取笑呢。這一哭，豈不更上了他們的當？」小金子見洞賓和自己說話，倒真個不哭了，瞪著一對兒小圓烏珠，朝洞賓從頭到腳，打量了一會兒，也不說話，也不起身，只訕訕地低下頭拔那山上的草。洞賓又問道：「請問小姑娘，這裡是什麼地方？這山名叫什麼？」

小金子聽了，倒嘻嘻一笑，仰起頭說道：「人家說做法師的人有些呆氣。你這道人，卻真的有些呆氣。自己身子所在的地方，都還不曉得，不是呆得可憐麼？」說罷，又笑了。洞賓心想，要把原因說給他聽，又怕事情太怪。倘使被他一講出去，未免驚駭世俗。只得隨口講個謊，說是一時貪玩山景，迷了路途，所以動問一聲。小金子似信不信地道：「你真的不是本地人？」洞賓笑道：「你聽我的口音，不就知道了麼？」小金子這才點點頭說：「這裡叫廬山……」一語剛出，把個洞賓嚇得做聲不得，卻又萬分的驚喜，忙又問道：「小姑娘怎麼說法，是叫廬山不是？」小金子笑起來道：「說你呆，你還不承認。告訴了你地方，偏不相信。難道你這身子，是天上掉下來，地下種出來的麼？再不然，是被歹人販賣過來的，或者被什麼風吹送過來的麼？怎麼呆得如此厲害！」洞賓被他這一番取笑，剛剛說著了自己的來頭，不禁面上紅紅地笑起來道：「小姑娘，卻別問我這些事情。我只請問小姑娘，這裡可是南昌地界？小姑娘所說的廬山，可是有很大瀑布，傳名遠近的？」小金子舉起一隻小手，遠遠地指著道：「那邊山峰下不是有大瀑布？那裡叫做香爐峰。每年四時，遊人是不斷的。從前我爺爺自己種田得空，也還替這些遊山的爺們抬轎子。一年到頭，都尋到很多銀子咧。到了我爹的手裡，因為身體不好，他又有吃酒貪懶的脾氣，休說抬轎，連田裡也不大去了。虧得我爺爺掙下一些田地，年年給他賣了用。有時他高興起來，在三春時候，客人最多的當口，去那邊山下，擺個水果攤子，賺了錢，多喝點酒，倒也怪開心的。」

洞賓見這女孩子說出一大篇家務來，心中甚是好笑。並知此地真是廬山，真的已經到了自己要去的廬山。心中深感二郎一踢之德，並且非常欽羨他的神機妙用，這和那天離開自己府門時，師父只一喝，就把我喝上鶴背，飛升半天，正是一般的作用。想了一會兒，便又問道：「小姑娘的令叔，也是出家的麼？」小金子聽了，詫異道：「你怎麼曉得？」洞賓見他已經忘了對男孩兒們說的話，真覺非常好笑，因點頭說道：「我有卜算的玄機，能知人心中之事。請問小姑娘，可聽令叔們說起，此地新到了什麼神仙沒有？」小金子大笑道：「你也是個道士，怎麼說出這等外行的話來？」洞賓詫異道：「怎麼。這是外行的話麼？」小金子道：「怎麼不是外行？這等話只該別人說，卻不該你們當道士的說。」洞賓聽了，越發奇怪得莫名其妙起來。小金子笑道：「我常聽見叔叔和一班道士們說少什麼神仙、妖怪啊，全是當道士的欺哄人家的話。人家相信了他們的話，他們的生意也就來了。可見這等話，是完全靠不住的。別人還可以說說是上了道士的當。你一個當道士的，又上了誰的當呢？那不是外行話麼？」洞賓聽他如此說法，這才從恍然之中，激出一個大悟來。不覺呵呵大笑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想令叔不是真正的道士，不過是替人家做一點法事，換點錢來用。所以自己做了道士，倒不信神仙、妖怪之事。可是麼？」

小金子正要再說，忽聽山下有女子聲音，喊上來道：「小金子，小金子，你這個賤蹄子，□眨眼的功夫，又浪到哪裡去了？」同時又有一個孩子聲音，說：「你那女兒現在大發了。他已經有了要好的男人，乃是個當道士的，和你們老二算是同行。將來要是配成夫妻，可算門當戶對咧。」一語未了，又聽得清脆脆的拍拍幾聲，女人罵孩子，孩子頓足嚎啕，大哭大叫之聲，自遠而近，漸漸要到山上來了。小金子似乎沒有什麼害怕似的，還在笑嘻嘻地拔了許多青草。洞賓卻站立不住，又拍小金子受他媽打罵，忙說：「我要去了。你沒聽見你媽媽罵上來了，還不快迎上去呢。」小金子笑道：「怕什麼，又不是真的偷了道士，還怕他把你吃了下去不成？就算我真的有了漢子，也挨不到他來管我。人家怕他凶，我是不怕的。好便好，他要不好呢，哼！別惹我說出他的私事來，看我爹打不打死他。」

洞賓不覺暗暗地吐舌，想這小小的女孩子說的話兒，如此淫潑，長大起來，還了得麼？但是又可惜了他這一副面貌和骨格。大概總是地方風俗太壞，或是家庭卑污，不知不覺把他這純潔高尚的小小靈台，漸漸引誘壞了。想了想，不如走自己的路是正經，犯不著撞在這裡，受那惡婦一頓罵。想定了主意，拔起腳就走。走不幾步，就聽得後面叫喊吵罵之聲越厲害了。洞賓原是第一熱心的人，是修道人中最高興管閒事、攬是非的人。聽得這等聲氣，心中便躊躇起來道：「這幾個孩子雖然不好，不要為了我的事情，把這女子打罵，倒變了是我害人了。左右閒著沒事，何妨回去瞧一瞧吧。」於是折轉身子，仍回至原處，卻見一個潑天潑地的鄉婦，督領著小金子，一路打，一路罵的，趕下山去。還有頭先取笑小金子那個男孩，也跟在後面，哭哭鬧鬧的，說要回去告訴爹媽，和這女人不依。洞賓看在眼中，兀自又笑又恨。

不道小金子開出口來，說出一句大可驚人的話道：「你敢打我，可別怪我要對不住你。我只問你，我那奶奶是怎樣死的？我哥

哥又是怎樣死的？等回去對爹說出來，看你可能活得成活不成？」只這一語，便把那婦人嚇怔了，狗顛屁股似的，反丟了手中的柴枝，安慰小金子道：「好孩子，你便這般倔強，也不像個做女兒的了。你若說出那話，你娘便給爹打死，你還做得什麼？」小金子倒也乖巧，得了風，便轉舵。仰起頭，向山頭望了一望，洞賓忙把身子向林後一躲。小金子見沒有人，方笑道：「媽媽，你只要不打我，我一定幫助媽媽，和媽媽一條心。媽要我去請王家伯伯，我總替你去請的，也不給爹和叔叔們知道。媽說好麼？」母女倆說著笑著走下山，向著山峰轉個彎，便不見了。卻把樹後的洞賓，聽得呆了半天。他在無意中，聽得人家這樣一個秘密，心中恍悟是怎樣一事情，內中還藏著那麼一件殺姑弑子的奸案，不覺切齒道：「世上怎有這等淫潑凶狠的女人？大不該回轉身來，瞧這一個熱鬧。偏偏把這件慘惡的事情，聽到自己的耳朵中去。要說人家的家中事，管不了這麼多，走自己的清秋路吧。」他那一顆熱烈救世的心，如何放得下去？怔了一會兒，驀見那個男孩子還怔怔地蹲在一棵松樹下面，不曉得作什麼咧。

洞賓信步走了過去，那孩子見了他，忽然笑了笑，訝然道：「你這道人，還不回去，在這山上跑來跑去幹什麼？」洞賓笑道：「你倒愛管人家的閒事，怪不得要被那女人打罵了。」那孩子聽了，切齒地咒罵道：「我把他這個死沒天良的殺人強盜，幾時犯在我的手裡，我將他的事情，說給大家聽聽。那時候，才叫他認得我牛大毛的手段哩。」洞賓問道：「你叫牛大毛？」牛大毛答道：「是的。我叫牛大毛，我弟弟叫二毛，還有妹妹叫三毛，比方才那個小金子好得多了。」洞賓笑道：「你怎麼罵那女人是殺人的強盜。這等話可是亂罵得的？」牛大毛憤然道：「你不聽見方才他女兒還在說他怎樣怎樣呢。我本當即刻就推他同去村坊中，把他的事情說上一說，丟丟他的臉皮也好！說不定給做官人曉得了，捉了去，還要殺頭呢！後來我又想到這事太大，我爹我媽平常不准我們說的。萬一鬧出事來，我爹媽又要打我。所以躲在這裡，也不去說他了。」洞賓大笑道：「你又不曾鬧出事來，躲在這裡幹什麼？」大毛也笑了笑，忽然說道：「道士哥哥，你要知道這女人的事情麼？我來告訴你聽。這事我們村子上誰不知道？只瞞他的丈夫和妹子倆，沒有曉得罷了。」洞賓因也蹲了下來，聽他說道：「這婦人，是村中朱小鬼兒的老婆牛氏。小鬼那東西，你是沒有見過，要是見了他，包你會笑斷了肚腸子的。那人頭是歪的，項下還長著一個大瘤子。遠遠望去，好如生著兩個頭。身子矮得和我們孩子差不多，一面孔的黑麻子，吊著一隻鼓眼泡，紅眼皮兒翻到鼻樑邊，樣子真是可怕。你瞧這女人，我們平時喊他小鬼兒嫂嫂的。他的長相兒雖然不大好，可是人家還有贊他身段苗條，皮膚兒白淨的。他如何能看得起這等丈夫呢？可不老早就偷了一個漢子。這小鬼兒又愛喝酒，酒醉之後，人事不剩。這女人就開了後門，把那漢子，哦，我還沒有告訴你，這人就是方才小金子說的那個王家伯伯，乃是姓王的了。我們都不大認識他，但是我爹媽和許多人，都說這個人還是一個老爺呢，而且這位王老爺，倒是一個很好的人。我們村子的人，許多人家提起他來，沒有一個不說他好的。因為他有錢，又肯做好事，救過許多人的性命。所以他在朱家進進出出，和那牛氏鬼鬼祟祟，也沒有人去尋他的事。因此他倆的姦情，也還不曾破露。人家可不是怕那朱嫂子，還是瞧在這王老爺的份上哪。」

洞賓聽了，萬分不解，因說：「這王老爺大概是愛玩女人。」牛大毛笑道：「沒有的事。他在別處是很規矩的，就只和這牛氏要好。牛氏一見了他，更不用說了。每逢他來了，這女人就打扮得胭脂花粉，好似東街上的粉頭模樣。他倆明來暗去的，混了有三四年了。人人都知道，就是小鬼兒還蒙在鼓裡。偏這該死的老婆子，是小鬼嫂嫂的老婆婆了，幾次三番地撞破他們的姦情。老婆子說要告訴兒子，女人急了，便和姦夫倆，將他掀在牀上，扼住他的喉管兒，一口氣回不上來，就此歸天去了。第二天，醉鬼曉得娘死了，那本是個糊塗蛋，有什麼分曉，一口棺木，抬了出去，就完了。哪知女人的大兒子，今年也有□二歲了，和我是同年，想來也是命該橫死。這麼大的人了，說話全沒關節兒，將他母親和姦夫殺死婆婆的事，當作一件新聞事情，到處說給人家聽。小鬼兒嫂嫂屢次地打他罵他。他惱了，反當著大眾的面上，傳揚他媽的隱事。他媽恨極了他，一帖砒霜，就把他藥死了。死的時候，我也去看了，只見死屍的面上，流出許多黑血來。啊呀，啊呀，好不慘怕人哪！偏偏那醉鬼，還是一些兒不理會。仍舊抬出去埋在那塊山地上了事。現在人人都說朱小鬼兒為人太蠢，討著這樣一個老婆，將來一條性命，少不得要送在他女人的手中呢！」

洞賓聽了，怒不可遏，恨不能即刻追上去，將他一刀殺死。但是事不關己，非故非親的，怎好隨便替人家出頭？想了一會兒，那牛大毛去了。洞賓一個人便走下山來，先在村子上走了把朱小鬼兒的門戶認了一下。到了晚上，便去守在朱家對面一棵大樟樹的後面。二更光景，果然見到一個衣冠楚楚的男子，前來打朱家的後門，剝啄一聲，裡面就開了出來。正是那個女子，同那人嘻嘻哈哈地一同進去了。洞賓自言自語道：「眼見是實。這事情竟是真確的了。最奇怪的是這個姦夫的神情體態，真像個正人君子，為什麼偏和這等女的纏在一塊兒呢？這真是前世的孽緣了。」一語未了，忽然一陣陰風起於足下，旋繞洞賓身旁，窸窣窸窣，好似有什麼東西纏住他的樣子。洞賓雖然膽大，也不覺有些寒顫，運元神定睛一看，只見一團黑煙，倏地飛了開去，在□步之外打滾兒，發出吱吱喳喳之聲，聲音□分淒切，令人酸鼻。洞賓大為驚駭，低聲喝道：「兀那鬼物，如有什麼冤氣，不妨現形見我，我必替你伸冤。」一言剛出，路上忽有了個行路的人，向洞賓身邊直奔過來，跪在地上，抱住洞賓的雙足哀號、痛哭，口口聲聲求大仙伸冤。這一來，把洞賓嚇出一身冷汗。

未知這是什麼人，為何求洞賓伸冤？請看下回分解。